

第十七章 竊詩畫石岫披懷 會巫陽彩蘋送雨

次日，散人到齋曰：「這幾天僕因薄冗不得來陪話，先生又納悶了。」生曰：「芳園花鳥，盡足怡人，倒也不覺岑寂。」散人見案上《水經》已輯就了一半，喜曰：「先生文機之速，真如河決下流，敬服敬服！」生曰：「勉力應命，未有不貽笑高明，但個裡源頭還祈指示。」

散人曰：「吾族自天一肇生，地六相成，開基於北方，居坎位為五行之首。堯時支流充滿，靡有定向，遂泛濫中國，與民爭居。迨夏後氏九河既導，三江底定，然後各循故道知所朝宗。迄今數千年，千支萬派流行宇內，經絡苞於符日月出沒之鄉。或浪汲三千，或波回九曲，或溟漭而渺沔，或汗汗而涘涘，或上通星紀，貴近天潢，或下運洪口，力移地軸，或泉飛如兩屑，或瀑掛如雲奔，或以倒峽見奇，或以停淵得趣，或敷而為惠澤，或挹而為甘霖，或挾蛟龍以同居，或產珠璣而照冊，或出圖而出書，或限南而限北。溯流雖異，窮源則同，要皆遇坎必止，盈科後行，而以清潔自好，喜下為性者也。」

生曰：「昔郭璞詠江，木華賦海，管子贊以具才，老氏稱為上善。翁家世之盛嘖嘖人口，但不知梵書所稱八功德者何屬？」散人曰：「一清，二冷，三香，四柔，五甘，六淨，七不噓，八除病也。此既流入沙門譜中，姑存其名，不必分其支條矣。又有蓬萊一派，其性至弱；崑崙一派，其形甚黑；獨有蕩泉一派，性溫和，歷寒暑不變，宇內不過數支。昔蘇子瞻曾遍與之游，獨與在驪山者稱善。」生又問曰：「彭蠡洞庭，三湘七澤，皆楚產也。翁傳自何派？」散人曰：「僕家世居合浦，此中特流寓耳！」

石生忽聞「合浦」二字，暗自驚喜，因問翁自何年溯洄至此。散人曰：「徙居此地，忽忽數十載，念及先人廬墓，屢動歸心，無奈這客居溪山，深入寤寐，眼見得鬢毛如雪，不知何日是歸年也！」

少頃，散人去，生拍掌大喜：原來合浦是他故里，盈盈不是我的，更是誰的！水翁水翁，快婿已在你眼前，須早把你這一顆愛珠交與我掌管！再玩蠟丸之詩，益信神僧之幻。自後，每當月明人靜，盈盈即攜彩蘋到園，非與生倚欄共話，即剪燭敲詩。石生欲出朗磚所贈之詩，屢恨無因，欲言又止。

韶光迅速，枝頭少女早吹過二十四番花信。薰風拂拂，又逢荷淨納涼之時矣。一日，新雨後散步登山。彩蘋入園行到齋前，見生不在，悄然入室，披其帷幕，按其衾枕，神情蕩漾，不能自持。忽自己啐了一聲，笑道：「平時主意最拿得定，今日何故至此！」復啟其匣，得生與梅、柳倡和詩並雲雁、繡嶺二圖，驀然驚復欣然喜。急持歸與盈盈曰：「石生不在，被我竊了他匣中古董回來。」盈盈展見繡嶺圖，訝曰：「這圖怎生落在他手？」彩蘋想曰：「是了，老相公說他在家曾遇見寺中和尚，這不是和尚贈他的麼！」盈盈復展雁圖細看，十分稱賞。又見題軸三詩，雖知為贈別之作，卻不甚分明。及閱梅、柳辭樓之句，始知為平康女子，暗思天下才女原來不少，覺平日襟懷，深自貶損。遂將詩與二圖密藏不露。石生並不知覺。

一夜，盈盈晚涼新浴，衣輕綃，走細屐，持白團扇與彩蘋入園。時新月一痕，荷香馥鬱，螢火高低，款步欄邊，意極閒適。石生從山寺回來，見之曰：「適才入寺，聽講觀音經，回來復睹莊嚴妙相，此身又如泛南海，入普陀矣！」彩蘋曰：「眼前少個童子。」生曰：「若蒙普渡，情願皈依。」盈盈笑曰：「只恐洗不盡凡心，又要去尋梅問柳。」生忽驚疑。彩蘋連即渾以他詞曰：「這幾日山房如火，揮汗如雨，等不到夜涼一開青眼！」方言時有風颯然而至。生曰：「美哉此風！當與姊姊共之。」彩蘋曰：「此石相公之雄風耳！」盈盈又曰：「與君共者多矣。君不曾幾度登樓笑晚風耶？」生異曰：「圖中秘句何由得泄？」看見彩蘋含笑，指之曰：「是矣！是矣！我知之矣！」彩蘋含笑逡巡避去。

盈盈問：「二女之事若何？為妾言之。」生將初遇二女並二女出樓之事委曲詳盡一一講陳。盈盈曰：「松、雲之義，君之情，梅、柳之志，可稱三絕。今二女何在？」生曰：「一室淒清，尚同居敝里。」盈盈曰：「妾見古今所載章台兒女能謝絕脂粉，非因色衰，則以勢逼。二女能退步於急流，回車於初日，誠今昔所難。」又問：「先生繡嶺圖從何而得？」生曰：「此圖來歷甚奇！去冬故園偶遇朗磚和尚，將此圖贈我。這和尚相見之言藏頭露尾，甚沒分曉。又贈我蠟丸詩一枚，中藏詩句，奇幻難解。誰料今春辭家以來，詩中之句屢屢有驗！」盈盈曰：「詩何所言？又何所驗？」生曰：「不才填膺衷曲，吞之不能，吐之不敢，屢欲少宣，又恐姊姊生嗔，隱而不發。」盈盈回顧，不見彩蘋，乃曰：「先生有何言語，但說不妨。」生曰：「我曾將和尚相見之言一一記錄，與蠟丸詩句帶在身旁。今晚幸逢姊姊問及，何敢再隱？」遂取出付盈盈曰：「個中機殼請細參詳。」盈盈先看所錄之言，笑曰：「這是他的悉口利蘇口盧，真不可解！」繼觀詩句，見「江帆誤張，溪鴛同浴」之句，驚曰：「老闆黎好先見也。」及觀至「先盟合浦人如玉」，止不住紅沁蓮腮，默默無語。

生曰：「不才虛生十九年，自歎良緣難遇，寧甘虛度青春，既得神僧詩句，私憶婚姻必落外郡，故借入秦之舉遍訪佳人。今幸於群山萬壑之中邂逅姊姊，千里牽絲，百年訂約，全仗此詩為冰上人、月中老也。」盈盈含羞無語。生曰：「自接芳容，私矜奇遇。然尚疑『合浦』二字茫無下落。前聞翁丈之言，始識為姊姊故里，益信良緣果由天定。」盈盈看畢詩句，仍付石生。彩蘋潛蹤聽其語畢，復來前，遂捧之而去。

次日，彩蘋伺散人午睡未起，啟戶入園。生剛行至竹邊，聞聲避入林中。彩蘋不覺，望見房門不掩，微微喘嗽，不聞答應。來到門首張看，不見石生，復入齋頭翻閱。石生突然入室曰：「寶物被劫，正苦難追。今日開關延敵，果然墮我術中！」彩蘋曰：「這樣寶，虧你帶到海龍王家裡來。若是要還，改日奉璧。請開，讓我出去。」生阻曰：「孤軍入險，尚想全旅而還？」彩蘋曰：「仁義之師，不聞阻隘，快些放路！」生堅持之。

彩蘋正在被窘，忽聞散人喘嗽，二人慌張無計。彩蘋失色曰：「你這冤孽，如今怎了？」生將彩蘋推入帳中，以衾覆之。散人入齋，與生坐談曰：「夜來雷雨初晴，今日炎蒸少退，貴處亦似此盛熱否？」生曰：「荆吳相接，大約寒暑略同。」散人曰：「此時百不敢為，只堪散發槐柳間，拆荷筒，飲花露耳。」石生心慌膽怯，語若不聞。散人顧牀曰：「為何這帳子不掛一掛起？」生忙應曰：「苦於驅墳不淨，故爾垂著的。」散人又曰：「適讀史，見漢高平城之圍，白登之困，險落重瞳之手，深歎創業艱難。」生曰：「非子房計出六奇，漢之天下正未可定。」散人笑曰：「先生誤矣，出六奇者，陳丞相也。」生亦啞然。散人曰：「適承鄉梓之問，頓覺客心撩亂。」散人立起身曰：「先生不要縈愁，明日僕當棹小舟，與先生尋岩問壑，以舒懷抱。」石生致謝，散人曰：「君若欲尋岩問壑，請與僕同往。」

石生汗如雨注。

彩蘋送茶入齋，散人復坐下飲茶。取《水經》翻閱一回，謂生曰：「天氣炎熱，且宜暫停筆墨。」生曰：「謹領教。」啜茶畢，彩蘋出房，散人亦起身出門。石生同出齋前，伺其已出園門，掩戶急入帳內曰：「閉殺我懷中鷓也！」彩蘋悶得臉若涂脂，單衣悉皆汗透，起曰：「險些不嚇殺了人！」笑生曰：「好個子房六出奇計！」生曰：「這老兒好不惹厭，我心中亂作一團，那裡有心答應。」彩蘋欲下榻，生抱持之，彩蘋曰：「行不得也哥哥！」生曰：「情如渴鹿，今番斷斷不能再釋了。」

彩蘋口內無言，芳心如醉。生為解去薄羅，乳擁雙蓮，肌呈白雪。兩情奔悅，飄飄然細雨輕雲，遂同赴巫陽之會。歡娛之際，彩蘋星眼乜斜，斂眉撮口，嬌聲呢呢。石生輕憐漫惜，曲盡綢繆。歡畢，二人起坐牀上，彩蘋取衣披好，雙手障面，不勝羞慚。生復摟入懷中曰：「荳蔻香含，牡丹春滿，真愛殺人也。」彩蘋曰：「只屈你做禿頭奴子！」生笑曰：「得卿如願，何惜自髡？」

二人相持出帳，彩蘋扣了衣領，低頭看看裙子。石生出一小鏡，彩蘋對鏡，將簪按一按，側過臉來整一整鬢，又坐下來兜鞋。生曰：「好一對蓮花瓣，擎在掌中還有餘地！」彩蘋曰：「什麼意思！我好沒主意，上了你的當！」生亦含慚。彩蘋曰：「你說心中如圍城待救，今日卻解了這圍了。昨晚聽得你對姊姊已通積愆，姊姊回房長吁短歎，睡夢呻吟，似被君感。你須留心姻偶，早定絲羅，使妾亦得長相偁傍。」生聞言深喜。臨去，生曰：「適才險阻，如今好從容整旅了。」彩蘋曰：「我本背著姊姊出師，不料全旅而來，破軍而返。」生含笑啟戶出之。

次日，散人命舟，齋筆牀茶灶，招拈花陪生出遊。歷深岩，經絕壁，起步陰森，回渡激湍，遍訪幽深，盡日而返。

生出門後，彩蘋隨盈盈出園，遂入齋內。盈盈見案頭小鏡上書云：「如何臨皓月，不見月中人。」暗笑：「一種癡情，即此可見。」彩蘋曰：「這鏡子照著人，越覺好看些。」盈盈曰：「今日看你眉開眼笑，與往日不同。」彩蘋曰：「那日不開？何時不笑？姊姊心事忙，不曾看見。」乃取石生之衣，服之曰：「姊姊，我與石生孰美？」盈盈曰：「你雖美，只是司空見慣，穿了這衣服，便另有雅人韻致！」彩蘋曰：「這等說，匪我之為美，美人之衣！」

正在諧笑，見清氏入園。彩蘋曰：「院君來了。」忙將衣服脫下。清氏進房曰：「自這生到家，幾個月不曾進園。池裡荷花正開得熱鬧，虧他今日不在，也好讓你們出來看看。」二女相顧胡盧。

清氏叫彩蘋把花瓶拿去換了水，摘一朵菖菡插上，擺在房中看看。彩蘋初破瓜，行走自覺礙步，攜瓶下階和身挪轉。清氏曰：「這是什麼走相？」彩蘋聲也不響，折花進房。盈盈曰：「怎麼單摘一朵花？再去彩片小荷葉來襯襯。」彩蘋怕在清氏面前行走，扶著椅背曰：「荷葉有什麼好看？不彩罷了！」

清氏指對聯曰：「這想是他寫的，你看看這字好不好？」盈盈曰：「我那裡曉得！」清氏曰：「這後生才學又高，相貌又好，我初意要把你許他。只因吳頭楚尾，離得路遠，眼面前只有你一人，你爹爹須鬢中霜，我也耳目昏聩。若把你送在幾千里外，零丁二老再靠著誰來？你爹爹為你的姻事屢欲回家，還是在一塊土上尋個女婿，時朝月旦，一對兒長在眼前，也可慰桑榆暮景。」盈盈聽說，一時若萬炬煎心，低徊欲絕。彩蘋在旁驚得俏魂欲斷。清氏又曰：「他說要到關中探親，到這裡幾個月了，竟不動身，倒也像個四海為家的，說要等和尚回來見見才去，那和尚雲遊四海，知他幾時才回？聞他家中還有老母，怎麼不怕懸念？等過了這盛伏，還須推他去的才是。」盈盈回房，益添扼腕。

[返回 >> 水石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